

农业类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及其与深度的结合

2004-10-10

作者：周瑜

关键词：农业 电视 聚焦三农 故事性 深度报道 来稿选登 | 阅读：541次 |

内容提要：电视类深度报道节目近些年来逐渐兴起，在众多深度类节目中，农业深度报道就像一株躲在角落里的小草不大被人重视却也自己茁壮成长。本文从“深度报道”起笔，界定概念之后结合笔者在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聚焦三农》的实习认识和具体节目案例深入分析了农业类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中故事性因素的使用问题，一并讨论了故事性因素与深度的关系，以求得出一些启示来更好的指导新闻实践。

关键词：深度报道 农业 电视 聚焦三农 故事性 深度

这是一个崇尚思考与深度的时代。

1993年中央电视台率先开办了深度报道栏目《焦点访谈》，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从此，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不断涌现，充分发挥了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随着深度报道的兴起，电视深度节目的报道手法成为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研究的问题，其中故事性因素的运用和深度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笔者认为，正确地看待故事性因素、恰当的运用、巧妙地与深度结合对做好深度报道节目是大有裨益的，因而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和研究。

农业类深度报道的界定及其节目受众特殊性

近几年电视深度报道节目逐渐升温，大大小小的电视台都相继开播了很多定性为“深度报道”的节目，对于深度报道节目的界定却是非常模糊，很多人想当然的顾名思义，甚至认为深度报道就是讲清楚为什么(why)和怎么办(how)，这么说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毕竟缺乏起码的严密性和准确性，颇为泛化。西方新闻界往往从操作的角度去理解深度报道，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专栏作家朱蒙德(Roscoe Drummond)的观点，他认为深度报道就是“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明明日之意义。”[1]我国新闻界对于深度报道有很多自己的认识，例如《十年》一书中就谈到“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为核心。”[2]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关于深度报道的界定出自于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为深度报道下的定义，最接近它的本质：“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3]笔者也很赞同这个简练又能把握住实质的界定。这个定义之所以被许多人认同，重要的一点是它抓住了深度报道——特别是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的本质，即意识到深度报道存在一种意义结构模式，而这恰恰是被其他定义所忽略了的。

打个比方，客观报道就像一个个孤立的、片段的马赛克图像，深度报道则是通过一定意义方式组合、拼接而成的马赛克方阵，或一种拼图。由于深度报道常常是一种基于社会宏观或中观层面的结构式展现，所以它的每一个要素，如事实、背景、阐释、原因、过程、意义等都不是独自发挥功能，而是需要通过借助“叙事”的过程，使每个要素在恰当的位置上交互作用，合力地反映客观世界和生成意味。

对于农业类深度报道，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选题范围上，农业问题成为节目的主要对象，主要是对某些农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透过问题反映本质，留给农业管理部门和观众思考的空间。

在分析中，笔者注意到了我国农业类电视节目收视受众的一个特殊之处。目前我国农业类电视节目主要以农业问题为题材，关注的是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实际困难，尤其像《聚焦三农》这样的调查性报道为主的节目，反映的大都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从主题上讲与城市人口没有直接的接近性和利益相关性。近些年来我国电视覆盖面迅速扩大，农村电视普及工作已基本实现，由于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大，“据一项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发现，在我国庞大的收视人口中，75.9%是农村观众，24.1%是城市观众，”[4]尽管如此，由于农村经济条件落后，生活习惯相对保守，接触大众传媒的意识比较薄弱，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系统欠发达，在实际收看电视的受众中，城市观众的持久度和忠诚度远远高于农村观众，笔者以为这也是目前我国电视节目内容城市化和时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新闻价值诸要素中接近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农业问题与城市居民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缺乏相应的接近性，这么一来农业类电视节目似乎在选题与受众联系上存在天然的不对应性，如何用农业问题来吸引城市居民的眼球是农业电视节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农业题材的电视节目亦认识到这一点，在自身的受众定位、选题定位上作出相应说明，例如“《聚焦三农》栏目的收视对象是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包括农村中的普通老百姓、基层乡村干部、地方政府官员、专家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城里人。……在选题上，《聚焦三农》栏目将关注农村人和城市人共同关心的三农热点话题，……抢夺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题材。”[5]其实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很多选题都是农民和市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就像近期的一期节目《塑料垃圾何以变成食品包装袋？》(8月6日)曝光垃圾经过不法农民的加工变成城市里食品包装袋的过程，受到了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jin 文章 jin 动态

SEARCH >>

上一篇 PREVIOUS

MORE >>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下一篇 NEXT

MORE >>

- 今日西方肥皂剧

作者：冷淞 | 2004-10-10

(一) 肥皂剧源于西方，现在一般指的是家庭妇女一边做家务，一边心不在焉地收看的罗里罗嗦讲述家长里短的长篇连续剧。它作为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在英美等西方……

动态 NEWS

MORE >>

-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学” 2009-10-30
-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社会各界的关注，收视率为0.69，创下了栏目当月的最高值。这个选题很好的结合了受众的关注点，反映的问题关系每个人的利益，节目必然会成功。

可见，选题的好坏直接关系节目的质量和受众关注度，在选题上下功夫是做好节目的第一步。

农业电视深度报道中的故事性因素

对于故事性因素认识之一——到底是何？

故事性因素的具体含义，笔者考察了一些相关书籍和学术论文，这一概念虽被人越来越频繁的使用，然而对其具体界定却几乎没有。“故事性”这个概念却被广泛的使用于文学、美学等领域。新闻学中的“故事性”问题，笔者以为主要是叙事学的发展结果，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1969年茨维坦·托多洛夫第一次提出叙事学（Narratology）这个术语时算起才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叙事在修辞意义上，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6]而故事是以编年顺序排列的事件构成了的话语中抽取出来的。[7]我们认为，故事性因素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按照客观事件本身发展脉络组合的思想，体现出的是我们还原事件的能力。

对于故事性因素认识之二——是否可用？

摆正态度和认识，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好节目了。关于故事性因素，我们还需要澄清如下问题：首先，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从新闻的来源、选题到表现手法都应该是真实的，而故事更多用于文学创作，往往具有虚构性和安排性，故事性因素渗透于新闻对于新闻真实性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目前讨论很多的新闻报道策划手段使用合理性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新闻策划介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干扰了新闻真实性，不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归结于对新闻本质的理解。从理论新闻学的概念体系出发，我们认为新闻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更确切地说是表征新闻事实的信息，以及与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相对应的“新闻作品”或“新闻报道”（新闻作品和新闻报道都可看作是“新闻文本”，其核心内容当然是主观化了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8]笔者以为，新闻毕竟不同于真实，相对于真实，新闻是第二位的，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新闻需要人的因素的介入，从采访编辑到制作加工都是人的活动，是在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人的活动，这一点与故事讲求安排的特点是相契合的，因此我认为在不违反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故事性因素的渗透和使用是被允许的。

其次，故事性因素决不能滥用和乱用，这个度的把握至关重要，随心所欲的使用必然会使新闻真实性受到威胁。在记者实际操作中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虽然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只有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才是有意义的新闻，但是新闻的根本在于事实，事实的最基本要素是真实。杨保军老师就再三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没有本体论意义的新闻存在，认识论一样的新闻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9]

可见，故事性因素可以被恰当的用在新闻节目中，亦可被用于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中。用好故事性可以大大提高电视节目的可视性，为节目增色不少。

对于故事性因素认识之三——为何要用？

故事性因素的使用对于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有积极作用。首先，基本事实和叙事过程是故事诞生的先决条件——“深度”本身的规定性。前面已经提到，深度报道要求对于报道对象进行宏观的、全方位的展开，用立体、全面的角度和手法进行叙述、分析。对于复杂的事物，故事化的叙事手段有助于理清事物的脉络，把事物清晰地呈现在受众面前，这种手段的运用好比用一根细线把一堆散碎的、花色各异的小布块串起来，每一块小布块的图案都清晰可见，对于使用者来讲远比放在一堆更容易挑选。对于报道事物本身，故事性因素可以增强其连贯性，编导在操作选题时保持清晰的思路，而这是选题挖深的基础和前提。由点连成线，再汇成面，立体的框架才可搭建。

其次，故事性因素可以大大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节目的整体观赏性——受众心理研究角度。故事中通常包含悬念和冲突，而人往往有很强的的好奇心和认知欲。人们的阅读天性就偏爱“故事”性，故事本身带有“轻松”“娱乐”等特点，按照弗洛伊德本我“唯乐原则”的观点，故事正好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倾向。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前提下，故事性因素使用可以增强报道的生动性、紧张感，这些都是吸引眼球的法宝。

再次，故事性因素的使用可以彰显记者把握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有助于制片人对于记者能力的评估一并提高节目的整体效益——节目管理和发展角度。深度报道是电视节目中难度较大的一种，对于记者的水平能力要求较高，故事性因素运用的好坏可以直接反映记者对于复杂事物的处理能力，笔者以为将这一点纳入记者考核评估中，可以更全面、准确的反映记者的水平，当然这一点的考核在具体实施把握中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而且制片人本身的水平在其中也至关重要。

从目前的实际来看，如今电视节目间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节目绞尽脑汁、使用各种手段以赢得受众的支持和认可。在央视，收视率早已成为评价各个节目优劣的重要指标，受众的收看指标、关注程度直接关系到节目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农业类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其选题内容与城市受众存在非对应性，做到内容深刻又受观众喜爱难度就更大了。那么我想故事性因素的使用对农业节目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故事性因素认识之四——如何来用？

这个问题才是关键，也最具实际意义。我们已经知道，故事性因素可用但不能滥用，那么，到底该如何来用呢？下面以《聚焦三农》的几期具体节目为个案，具体分析一下。

无疑，选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所有的选题都可以进行故事性因素的开掘的。通常深度报道的报道模式是从一个新闻事件入手，反映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最后上升到宏观的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其实很多报道都无法达到这个高度）。故事性的渗透主要集中于新闻事件的介绍和问题的叙述中，然而很多选题的新闻事件是不足以用故事化手段自然而然的展开的，例如《聚焦三农》2004年7月12日播出的《哭泣的荔枝》节目，选题为广东农民荔枝卖难问题，是个很有挖掘空间的好选题，但是其新闻由头就是今年广东出现的荔枝难卖现象，价格极低，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明了，无叙事发挥的空间，如果生硬地套以故事化开篇的路子，甚至举出一堆农民卖难的实例，讲述农民生活的艰难，那么很容易跑题，而且根本无法达到预想的深度，很可能变成农民生活报告，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我想就是摆正对于故事性因素的认识——它只是我们处理新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深度报道的目的。

通常记者应该首先选好选题，对选题进行分析，找出选题的“点”和“线”，由“点”和“线”搭起反映问题的

“面”，框架出来后再考虑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例如报道手法的选择等等。故事性因素的使用无疑是对新闻事件进行整合、重组的过程，7月29日播出的节目《不该发生的悲剧》就是这样整合的典型。导语中率先设置了悬念：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数的增加，被父母留在农村家中的未成年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孩子被人们称为“留守儿童”。他们大多数由家中的老人或其他亲戚代为抚养。由于缺乏父母的关怀和教育，这些“留守儿童”很多成了问题小孩，甚至引发了不少的悲剧。前不久，湖北省黄梅县一个11岁的留守女孩竟然被人杀害并残忍地沉尸灭迹。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何以会遭此毒手呢？”

引出留守儿童问题的是一起案件，到底谁下毒手，节目不急于马上揭晓答案，而是将案件娓娓道来：电话铃声→发现沉尸（通过村民和派出所长的回忆）→介绍死者身份、情况（着重说明其为留守儿童）→排查凶手→找到嫌疑人——其亲生奶奶。至此案件叙述完成，单单几分钟的叙述悬念重重、揪人心魄，而且结果出人意料。当查明凶手是孩子的奶奶时，记者不急于讲明原因，而是特意采访了群众，及时反映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

杀死陈双（作者注：死者）的凶手竟然是她的亲奶奶，这个消息一时间让全村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村民：我是不相信的，要不就是失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脉，不可能杀死的。

学生：不相信。

濯港镇濯港村小学校长 陈双的数学老师 蔡银鹏：我也不相信。

确定结果：

然而铁证如山，警方经过缜密细致的调查取证，最终确定：陈双的奶奶王细枝确实是杀害自己亲孙女的凶手。

面对惊人的事实，观众下一个问题一定会问为什么，记者在不动声色中展开：

……

别人家的孩子也都是父母帮着带，为什么自己家偏偏就出了这样的事呢？陈峰（作者注：死者父亲）百思不得其解。那么陈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亲生奶奶下此毒手呢？

同学：长什么样？圆脸，扎两个小辫，脸上有一个疤。

记者：这个疤是怎么来的？

同学：和同学打架。

濯港村小学校长兼数学老师：出事前一段时间有时也旷课。

奶奶：不上学，不叫不吃饭，不给钱就到摆摊的那里偷东西吃，还骂我。

陈峰：这个孩子也是太调皮，不给钱就把头往墙上撞。

陈峰告诉记者，由于他常年在外，干得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儿，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过问孩子的事。陈双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和固执，一、两年回一次家也很难和孩子沟通。特别是妻子离开以后，老人曾对他说，陈双太难管束，经常骂她，还总是惹是生非，不想给他们带了。就在出事的前一天，也就是六一儿童节那天，小双因为用打火机在床底下找红领巾，结果把房子给烧着了。老人甚至怀疑是陈双故意放的火。

观众可以从各方面描述中看出一些问题的端倪，接下来由同期和派出所长的解说共同完成了对案件的回忆，整个事件清晰地摆在了观众面前。这则新闻事件有其特殊性，采访是在事后进行的，而整个事件根本无法用摄像机原本再现，故事性因素在这里发挥了很有效的作用，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一些必要的图片以及空镜头便把事件原原本本呈现在人们面前，我认为应该关注的突出一点是报道恰到好处的展示了各方意见，注重把握平衡关系，保证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深度报道对于事件的叙述、本真的揭示就是一种叙事，按照麦茨的看法，叙事的功能之一在于根据时间架构（即故事时间）创造另一种时间架构（叙事时间），从故事时间开始，经叙事时间的转化，最终完成于阅读时间。调查性报道的构图就像一张图画凝聚了叙事的内容，时间减缩了，叙事时间就成了故事时间的纯粹压缩版。[10] 这个观点说明，调查性报道最终呈现的事件，是实际调查时间的遵循，同时又是它的精华压缩，读者按照叙事时间中凝聚的内容，完成自己的阅读。

在这一过程中，我想叙事中的平衡应该被重视起来，在《不该发生的悲剧》这期节目中，记者冷静地观察和安排的功力

很有特色，事件叙述流畅，既是发展过程，仔细一想又是精心安排的结果，“调查性报道的结构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逻辑推理（追问）结构。”[11]而这又是对记者功力的考验，记者需要“倾听”和“引导”，“倾听”才能把握基本的新闻事实，“引导”才能使新闻事实为深度报道的主题服务。想想看记者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平衡，平衡叙事和议论，平衡受众和节目内容本身，平衡媒介和社会。

最后，笔者认为，深度报道的故事性因素可以与电视媒介本身的表现手段相结合，有助于展现内容的丰富性和节目的观赏性。电视画面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顺向的强化和激励。画面作为电视媒介最主要、最具个性的表现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报道中有声语言表现力上的不足，更可以为其提供“看得见”的证据支撑。尤其是在有些情感性因素极强的画面当中，画面、音效的恰当运用对于表现主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电视深度报道区别于其他媒介深度报道的重要一点。电视深度报道中往往构建出两套“讲故事”的话语体系，一套来自于有声语言（包括记者的叙述语言和采访对象的话语）；一套来自于画面语言，画面对语言的力量使得画面剪辑技巧有了用武之地。把涉及同一焦点问题的两方观点剪辑到一起形成对峙，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毁灭和被颠覆为前提，事实会因此昭显，谎言会自然破灭，报道的潜在意旨也通过两者的不同命运得以流露。同时，有声语言的画面的矛盾和冲突也使报道很大意义上体现出情趣。[12]

做出一期观众满意、领导满意、社会满意的节目需要选题组找好选题，需要策划做足准备，需要记者动脑思考、采访到位、编辑巧妙，需要摄像拍摄全面、图像丰富，需要后期精心包装……集体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过程很艰难，有时甚至很痛苦，但是记者们都说，做完节目的那一刻，他们很快乐。

农业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与深度的结合

故事性与深度的“矛盾”——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故事性是展开深度的基础和手段之一，怎么会有矛盾呢？说“矛盾”主要是在新闻业务实践中，记者对于故事性和深度的关系处理上常常有所偏颇，不能很好的把故事性因素和深度结合起来，以《聚焦三农》为例，一期节目只有短短15分钟，去掉广告、节目导视、主持人导语后记者可以操作的时间也就十一二分钟，如何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把事件叙述清楚，并且展开到宏观层面上不是易事。这个问题也是当前电视深度报道中的突出问题，很多记者在实际组织材料时，一味的想讨好观众的眼球，力求叙述手段的新奇、悬念的设置，结果忽略重点，本末倒置。

首先，在篇幅上故事性叙述与深度如何分配笔者以为当然主要以二者在整个报道中的地位和分量来衡量。深度报道以深挖为主，一名记者谈起他的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时说：“使日常获得的信息，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而而努力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这就是说，它要求的是观念的深度，新闻素材是为这种深度服务的。可见，就像前面说过的，故事性是手段、工具，不是目的，记者在篇幅、重心的分配上绝对应该以深度为主，故事性为辅。

其次，在实际操作中，过分的故事化使得记者停留在事件浅层的点和线上，无法深入到本质，也就无法组成宏观层次的面，深度报道缺乏应有的深度。陈力丹教授就讲过，深度报道要求记者具有统摄性思维，熟练运用逻辑结构来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不少篇幅很长的描写一个“点”的通讯，不是深度报道。聚集很多材料的报道，如果缺少清晰的观点统率，就无法视为深度报道，至多可以称为事件的“补充报道”。[13]

这一点在《不该发生的悲剧》这期节目中就有体现。虽然记者叙述手段相当高明，然而因为过分注重了叙述、注重了事件本身，没有从事件中跳出来，上升到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只是象征性的采访了一个北师大的教授，很多可以展开的地方都没有展开，影响了深度报道的深度挖掘，最后的结论就是应该多关心留守儿童，采访一个教授泛泛的谈本身就单薄，给出的建议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当中原因很多，没有分配好叙事和深入分析的比重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这期节目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于案件与留守儿童问题的关系缺乏必要的交代，因而由案件引出问题显得牵强，我想主要的原因没有分析这一案件本身的深层原因，开始陷于事件本身，后来又急于跳出事件展开问题，造成事件和问题脱节，缺乏基本的相关性。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说到底，深度报道不是人为硬挖出来的，而是一种事实的深层展示，由事件到问题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衔接，记者在其中当然允许一定的引导和提示，但是切不能加入过重的人为色彩。如果一个事件需要联想才能与问题建立联系，那么事件和问题一定不存在这样的必然联系。

故事性与深度的结合（之一）——如何深挖问题？

对不同的选题，深度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笼统泛泛的讲出几条规则笔者认为是无济于事的。只好选择一些具体案例，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一些方法。

值得澄清的一点是，故事性因素绝非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7月12日播出的《哭泣的荔枝》讲的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选题本身决定其无法运用故事性因素展开，记者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片人对其的评价是“一期规范的深度报道节目”，结果收视率创下0.39，排在当月节目的前五位，可见，严肃的深度分析同样能吸引受众的眼球，甚至可以赢得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媒体从来都不应该低估受众的水平和判断力，我想这是记者应该具有的基本认识。

这期节目以苏轼闻名天下的诗句开篇，直接切入问题——荔枝的增产不增收，正文开篇介绍了广东茂名盛产荔枝的背景，通过观察细节发现问题——“记者在当地一些果农的荔枝园里看到，虽然已经过了采摘旺季了，但是还有不少荔枝高挂枝头，颜色也已开始发暗。当地的一位果农告诉记者，他家种有500多棵荔枝，今年是荔枝大年，荔枝罕见的丰收，挂果的荔枝每棵产量近100公斤。尽管荔枝丰收，但荔枝的销售却愁煞人，该村民告诉记者，现在荔枝成熟正是当收之

时，这样的果子在树上最多可以保持4至6天。如果不摘就要掉地了。”既而介绍了荔枝的低价由此带来的农民收入随之减少，引出农民的痛苦：摘也不是，不摘也不是。解释原因：茂名市水果学会秘书长刘付峤告诉记者，茂名市的荔枝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曾经辉煌一时，最高价时出现过五十多元一斤的情况，而后由于价钱过高引得当地果农一哄而上，进而导致荔枝的产量逐年递增，而价钱却是逐年下跌，但是，产量的增加并不是荔枝卖不出价钱的主要原因。点出问题：相对过剩。进一步深入：荔枝的其他费用问题——经销商同样苦不堪言，接着是进一步的思考：既然荔枝销售出现困难，那么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替其分忧呢？

荔枝属南亚热带作物，目前能够成功进行荔枝栽培的国家不到十个，全世界80%的荔枝都产在我国，也就是说，我国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荔枝市场，这原本应该是一个独特的优势，但为什么会出现卖荔枝难的状况呢？有关专家认为这与我国销售的荔枝初级产品居多，深加工产品太少不无关系。

在广东省高州市的分界镇，由于担心荔枝销售困难，当地有关部门特别提出了让果农们修建烘干炉的建设，这样一旦出现鲜果积压，就把鲜果烘烤成干果，然后再慢慢销售，在保鲜技术难以突破时，烘干可以延长荔枝的销售期，但是，果农们似乎对这个建议不太感兴趣。

顺着荔枝卖难问题，从小切口切进去，由小到大，揭示了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最后算了一笔成本账，采访了相关专家，表达了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提高产品附加值，解决卖难问题。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聚焦一个观念，从一小心切进去，尽快过渡到报道主题上，并依据此主题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深入进去，对主题进行扩展、剖析，同时注意展示多元化的观点，针对问题提出专家和媒体的建议意见，表达媒体的良好愿望。问题不需要太大，太大反而不好操作，就像本文，只谈荔枝卖难及原因，深化并扩展：难的不只是农民，还有经销商；问题不只有荔枝，初级农产品都存在。虽然问题本身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可以引起人们的再次关注和思考，表现出了媒体对于社会的责任。

此外在节目中数据的运用也是很值得称道的，给予事实以一种抽象的总体描述。这种材料在许多深度报道中是必需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数据的选用不当，有的不能说明问题，或者数据的可靠性差。陈力丹教授就指出：深度报道中，“据调查”、“据了解”的词汇后面出现数据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不尊重科学的情形，是在自我减弱传播效果。[14] 故事性与深度的结合（之二）——如何完美结合？

这个问题同样没有固定的章法，还是那句老话，在实践中灵活把握。这里有一期节目《命悬尘肺》（分为上下两期），笔者认为做得相当成功，上期节目结构总结如下：

主持人：农民喝农药自杀（新闻事件）→→母亲对于儿子的自杀痛哭不已（煽情）→→不是普遍现象：怪病，介绍病症→→在矿上打钻工与钻工的英年早逝（制造悬念：二者关系如何？）→→尘肺病问题及医生解释→→采访农民→→统计死亡人数，与金矿建立联系→→采访卫生系统：金矿的粉尘浓度（拒绝透露）→→金矿状况（支柱产业）→→采访矿主（浓度不超标）→→测试结果、现场采访：符合国家要求→→到底怎么回事？（制造悬念）→→采访矿工、知情人（曾经有媒体暗访过）→→采访当时暗访记者→→看检查纪录（暴露出问题）→→询问防疫站站长、测尘员（揭露问题）→→对死者的感慨：烧纸画面（煽情、加音乐）

在上期节目问题揭示完成之后，下期节目着重讲农民工的诉讼之路，最后提出思考：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值得关注。就单单看上期，悬念重重中不断把问题深化，尤其善于展示各方矛盾，让问题的本质自动暴露，而且记者巧妙地运用了各种电视元素，将其有机结合，为主题服务，这一点很有借鉴意义。

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两点，第一，注重节目整体结构。现场采访、背景资料、同期生都是电视节目的有机组成，故事性因素主要运用于新闻事件陈述过程中，不可过分展开，深度依赖于报道角度选择和背景资料的丰富性，一篇好的深度报道应该整合历史的、现在和未来的多种材料，应“抓住历史，瞄准未来以‘说明现在’，剖析现实与历史的因果关系，关注现实的走向。”[15]

第二，注重电视元素的运用。这其中主要是声音和画面的结合，在实习中笔者深感对画面的理解力是电视记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也是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不同的拍摄手法、表现方式必然影响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对画面的感觉听起来是个很玄妙的东西，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对画面的感觉取决于记者的天生素质和感觉，不存在学习问题。我想这么说未免过于绝对，多看、多感觉、多分析、多领悟，实践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能力的提高主要源于实践。

总之，故事性因素是报道手段之一，在不违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等原则前提下它可以被使用，也只有恰当地使用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深度是报道的根本，而这都是为受众服务的，受众需求是我们制作节目的根本出发点，通过节目让受众了解到信息、认识到问题、端正了态度，大众传媒的功能也就发挥出来了。

深度报道是以深刻和全面为传播旨趣的新闻报道，电视媒体在深度报道上有其特点和优势，而农业类深度报道节目目前仍比较薄弱，尚有发展空间，可以预期，这类深度报道因其本身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一定会在今后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不断完善、成熟。

注释：

[1]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第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2] 孙玉胜，《十年》，第1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3] 转引自陈力丹：《深度报道的深度与存在的问题》，<http://ruanzixiao.myrice.com/sdbddsdyzc040521.htm>

[4] 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第11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5] 转引自中央电视台网站。

[6]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第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第1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8]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第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第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 Chriatian Mets, "Notes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the Narrative ", Film language: 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1983., P18

[11] 徐国源，《论深度报道的结构模式》2003年4期，《采编生活》

[12] 常昕：《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的开掘——以〈新闻调查〉为例》，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_view.jsp?id=1746

[13] 转引自陈力丹：《深度报道的深度与存在的问题》

[14] 转引自陈力丹：《深度报道的深度与存在的问题》

[15] 刘建明，《宏观新闻学》，第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主要参考文献：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刘建明，《宏观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孙玉胜，《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罗刚，《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采编生活》期刊

Film language: 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

主要参考网页：

<http://ruanzixiao.myrice.com/sdbddsdyzc040521.htm>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_view.jsp?id=1746

http://www.zongbian.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39

<http://www.cctv.com/program/jjsn/20040824/100698.shtml>

STORY-FACTOR AND PROFUNDITY OF FURTHER REPORTS ON AGRICULTURE

These years further reports analyzing news incidents profoundly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including the reports on agriculture. The paper is started from this kind of reports. After defining it academically, the author analyze and study the story-factor with the intership on CCTV—7 and several typical programs contexts.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ry-factor and profundity is discussed in order to draw some conclusions to guide journal practices.

作者：周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 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 0417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 返回首页](#)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 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